

## 微笑----枯萎花朵，含笑盛開

寧靜的幽谷裡，千萬株含苞待放的小草興奮地喧嘩著，因為花仙子正捎來祝福的信息，分配給每株小草一種顏色--鮮紅、潔白、嫩黃…。花仙子歡喜地說：「小草們，花期到了，等到明天太陽一升起，就綻放出最美麗的顏色吧！」

可是，花仙子遺漏了一株小草，它沒有分配到任何顏色。黎明到來，當其他小草紛紛綻放出鮮嫩花朵，那株被遺忘的小草，擎著一個沒有顏色的枝梗，孤零零被淹蓋在一片花海中，沒有開放便已枯萎……。

## 初綻

我是在殷殷期待下誕生的孩子，是阿公阿嬤盼了好幾年的金孫。迎接生命的喜悅猶如初綻蓓蕾的清香，瀰漫著這個幸福的家庭。誰又能料想得到？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和同年齡孩子的差異越來越加顯著，我是株不一樣的小草！

一直到入小學時，我都還不會說話。記憶中，光是訓練我能開口叫聲爸爸媽媽，就糾結了我整個童年。小時候的我，除了爬走坐臥、吃喝拉睡跟得上評量標準外，在語言、認知、人際互動各大領域的表現幾乎都慘不忍睹！很明顯的，我是個發展遲緩兒。家中氣氛變的不一樣了，笑容從大人們的臉上消失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每個人都竭盡所能用著想得到的方法，只企盼能幫助我快快追上腳步。阿公的民俗療法、阿嬤的求神問卜、姑姑的上網Google、媽媽更是帶著我跑遍醫療院所，上語言課、職能課、心理治療、頭皮針灸、排毒療法…。如果說，散盡家產可以換得我「和別人一樣」，我想，他們應該也是在所不惜吧？

然而，這個夢，就在從醫生口中斬釘截鐵說出「自閉症」三個字時，正式宣告幻滅。「自閉症」是甚麼？是像電影「兩人」中，達斯汀·霍夫曼那樣嗎？有著特異的數學才能，卻無法與人有情感交流，終其一生，只能茫然地望著窗外那繽紛世界，蜷縮於教養院角落孤獨一生嗎？為著我棘手的教育問題，爸媽開始爭執不斷，然而，這個家的考驗還沒有結束…。就在我六歲那年，疼愛我的姑姑、叔叔，相繼因車禍意外、猛爆性肝炎離開人世，一夕間從長子變成獨子的爸爸，內心深受極大的衝擊，對生命有了不一樣的詮釋，花季稍縱即逝，就算指責聲浪排山倒海而來，他也義無反顧要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只是，少了父愛細心呵護的小草，又該如何平安長大？

## 枯萎

小草們挺直了枝梗，在耀眼陽光下盛放自己的顏色，展現那傲人的成長、揮灑那洋溢的青春。那株不一樣的小草，羨慕著、祈禱著，不管是甚麼顏色都好，只要能讚美聲中順遂長大！但是，沒有人聽得見它的求救吶喊……。

自閉症患者與這個世界，就像是阻隔著一道牢不可摧的透明牆，外面的人進不來、裡面的人也出不去。我們的心智其實和正常人無異，無奈受限於天生的障礙，以及人們對自閉症的「刻板印象」，以致於生活中狀況百出、挫折不斷。單純就表面解讀是情緒障礙，深究其原因，往往是因無力改變這悲慘處境，在恐懼憤怒下所做出的種種脫序行為。

我的媽媽不是個喜歡刺激的人，如果可以自己做主，想必她寧可選擇平淡無奇卻不會有意外的人生。或許老天爺就是要磨練她，所以給了她一個充滿挑戰的特別人生。有好長一段日子，她因無法調適離婚旁人投射的異樣眼光、以及請調分行生疏工作的沉重壓力、加上獨自一人承擔起扶養我的重責大任，這更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那時的我們，就像是飄流於驚駭大海中幾乎奄奄一息，卻找不到一塊救命浮木可以將我們拯救靠岸。所有自閉症的相關書籍讓她越讀心越慌、好不容易排到的療育課程也只是再次確認，我是重中之重，盼不到奇蹟的那一個。媽媽對處境的無能為力，轉為絕望想尋求一死以做解脫，她的負面情緒嚴重影響著我，我快被悲傷淚水淹沒了，卻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的恐慌，索性窮盡一切惡搞之能事，抓媽媽頭髮、摔老師眼鏡、在大庭廣眾下躺在地下打滾……我變本加厲折磨著所有的人，來作為宣洩抗議的唯一出口。

我和媽媽的惡性循環，週而復始糾結纏繞，到後來，已分不清誰是「因」？誰是「果」？原以為，只能任由生命墜入萬劫不復深淵；沒料想到，就在絕望盡頭處看到了微亮曙光……。不可思議，癌症竟化成了星光，將我們從黑暗深谷中拯救出來。

## 重生

長期處於憂鬱情緒的媽媽，身體終於出了狀況，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她得了乳癌。這場來的措手不及的病，像是當頭棒喝般將狠狠她打醒。也或許，人們總要面臨生死交關時，才會靜下心來去檢視過往的人生、體會生命的可貴。幸好發現得早，手術後的媽媽找回了健康，也有了全新的心境，她告訴自己，最壞的狀況都撐過來了，未來還有甚麼過不去的呢？只要活著，就有希望。

雖然生活中的磨難，不會因著轉念就即刻消失，但你會發覺，當我們欣然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，不再緊抱著失去的缺憾不放，轉而去知足珍惜還擁有的，命運之神已悄然走向你、眷顧你。如果註定無法擁有一個平坦順遂、得意大笑的人生，那麼，何不讓自己有足夠的智慧，在身處逆境時，仍能保有灑脫自在的淡然微笑？

「今天是我在越南上班的第一天，忙碌又踏實，特拍攝此照片以作紀念。」手機裡傳來阿公笑容燦爛的照片，以及滿滿能量的訊息。75歲高齡退而不休的他，隻身一人到越南從事他一生熱愛的鑄造業工作，積極正向的生活，找尋生命的價值，

再一次綻放出生氣蓬勃的花朵。

我漸漸明白一件事，每個人都會找到生命的出口，就像是爸爸、媽媽、阿公。那麼，還在牆內不得其門而出的我一定也可以的，只要耐心等待。

回顧我的求學過程，小學一到四年級在普通班、五六年級及國中階段在特教班。普通班的課程與融合環境，就像是營養的肥料，供給我生命所需的各種養分；特教班裡經驗豐富的老師，像是充滿愛心的園丁，永不放棄地找尋方法想讓小草開花。冬去春來、花落花開，我和媽媽平靜寬心，不預設目標、不放棄努力，踏實生活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見了一位獨具慧眼的園丁，她發現了這株沒有顏色的小草，並教導我被看見的方法--注音鍵盤打字。終於，我找到了走出透明牆的方法！

## 盛開

我在一大片隨風搖曳的花海中，慌張失措的找尋那株隱形花。被壓在牆角的隱形花，聲嘶力竭的吶喊著「我在這裡，有沒有人看得到我啊？」我感覺身軀像是被千斤頂壓著，全身僵硬無法動彈……。

鈴－鈴－鈴，清晨六點一刻，鬧鐘響起。幾乎就在同一時間，房門外傳來媽媽、印傭阿姨的聲音「XX該起床，準備上學了。」伸伸懶腰、清清腦袋，原來只是噩夢一場！是的，現在的我，已經是個即將升高二，就讀普通班的帥氣高中生了。

自從學會打字溝通，找到被看見的方法，我的感受可以表達、情緒得到穩定、人也變得比較有自信了。在國三那年，我向老師、媽媽提出我想唸普通高中的想法，對於一個口不會說、手不能寫的特教班學生來說，這簡直是癡人妄想，但勇敢逐夢又有何妨？透明牆外那個新奇有趣的世界，有著許多美好的事物正在等著我呢！不要因為害怕失敗就不敢前進，頂多嘗試過後還是回到原點，那時，就給自己一個滿滿能量的微笑，告訴自己盡了力就好！

我和印傭阿姨肩並著肩往校門口走去，教官親切的和我們打招呼；校園裡迎面而來的同學，毫不吝嗇熱情的揮手說「嗨！早安。」這就是我現在高中生活的日常。

為了協助我適應新環境，印傭阿姨當起了書僮，每天陪我上學。也因著這樣的因緣際會，讓沒有機會念高中的她，意外圓了夢想，成了班上的一份子、同學們口中的大姐姐。一個聽不懂的外國人、一個不會說的自閉生，看似突兀卻毫無隔閡的融入於人群之中。友善的校園接納著與眾不同的我，讓我得以學習成長；同學們也經由與特殊生相處的過程中，學會了包容和同理心，體會到平順並非必然，更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幸運。原來，在接受大家幫助的同時，我也有能力回饋人群。

所有的顏色都是上天賜予的，都能將那片花海點綴得更加美麗動人。無須看輕

自己，敞開心房接納最真實的樣貌；挺起枝梗勇敢綻放最適合的顏色；然後，生氣蓬勃盛開整個花季，被人看見，贏得滿堂喝采。

小草終於明白了，隱形色一樣可以耀眼奪目，它開心地笑了。

耳邊傳來輕柔柔的聲音，花仙子歡喜地說：「太好了！最特別的小草，祝福你！」

